

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《新國學》編輯委員會

新國學

第十三卷

周裕鍇◎主編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《新國學》編輯委員會

新國學

第十三卷

周裕鍔◎主編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責任編輯：歐風偃
責任校對：黃蘊婷
封面設計：嚴春艷
責任印製：王 焯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新國學. 第十三卷 / 周裕鍇主編. —成都：四川
大學出版社，2016.5
ISBN 978-7-5614-9508-7

I. ①新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社會科學—中國—叢刊
IV. ①C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6) 第 104263 號

書名 新國學(第十三卷)
Xin Guoxue (Di-shisan Juan)

主編	周裕鍇
出版	四川大學出版社
地址	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(610065)
發行	四川大學出版社
書號	ISBN 978-7-5614-9508-7
印刷	郫縣犀浦印刷廠
成品尺寸	165 mm×240 mm
印張	13.75
字數	236 千字
版次	2016 年 6 月第 1 版
印次	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價	42.00 圓

版權所有◆侵權必究

◆讀者郵購本書，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。

電話：(028)85408408/(028)85401670/
(028)85408023 郵政編碼：610065

◆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，請
寄回出版社調換。

◆網址：<http://www.scupress.net>

學術委員會（以姓氏筆畫爲序）

- 王水照 復旦大學
衣若芬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
李學勤 中國社會科學院
胡昭曦 四川大學
袁行霈 北京大學
莫礪鋒 南京大學
徐中玉 華東師範大學
卿希泰 四川大學
陳尚君 復旦大學
梅維恒（Victor H. Mair）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
淺見洋二 日本大阪大學
張志烈 四川大學
項 楚 四川大學
傅璇琮 清華大學
羅宗強 南開大學
饒宗頤 香港中文大學

主編

周裕鍇

編輯委員會（以姓氏筆畫爲序）

- 丁淑梅 王 紅 尹 富 呂肖奐 伍曉蔓
李 瑄 張朝富 謝 謙 羅 鶯

CONTENTS

- 1 Writing Food for Entertainment in the Works of Han Yu and Su Shi
Zhao Ruirui

- 17 The Concept of “True Records” in the *Song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*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s before Song Dynasty
Li Xi

- 34 On the Fame’s Circulation of the “Nine Monk Poets” in Song Dynasty
Zhang Gen

- 48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Relation of Wang Anshi’s Poem Creation and Buddhism
Zuo Zhinan

- 69 Different Meanings of Jiangxi Poetry School and Jianghu Poetry School: In the Perspective of Tang-Song Transition
Wu Xiaoman

- 83 Shu Monks Baotan and Jujian’s Poetry and Su Shi
Zhang Shuo

- 104 The Parallel Prose of the Buddhist Ceremony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
Wang Rujuan
- 117 A Research of Qian Qianyi's *Surangama Sutra Annotation*
Wang Yanming
- 140 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Source and Course of Dunhuang Manuscript *Yanzi Fu*
Luo Lu
- 154 Textual Rebuilding of *Shangqing Suzou Danfu Lingfei Liujia*, based on *Lingfei Jing*, a Manuscript from Tang Dynasty
Xu Wei
- 177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*Songren Xiaoshuo Leibian*
Shi Mengli
- 193 Lost Documents in Chronologies of Su Shi Edited in Song Dynasty
Yang Xun
- 199 The Relationship of 10-Volume Version and 4-Volume Version of *Mengchuan Posthumous Manuscript*
Zhu Shangshu & Fan Jinjing
- 206 An Addendum to Weng Fanggang's Chronology
Zhao Baojing

目 錄

- 1 論韓愈、蘇軾的“以食爲戲”
趙蕊蕊
- 17 從宋前史料看《宋高僧傳》中的“實錄”觀念
李 熙
- 34 九僧詩名兩宋流傳辨析
張 艮
- 48 王安石詩歌佛禪觀照方式運用的現象學解讀
左志南
- 69 江西和江湖：不同的意義場域
伍曉蔓
- 83 論蜀僧寶曇、居簡詩歌創作與蘇軾之關係
張 碩
- 104 南宋的“小佛事”四六
王汝娟
- 117 《楞嚴經疏解蒙鈔》考論
王彥明
- 140 《晏子賦》寫本源流考論
羅 鶯

- 154 唐人寫本《靈飛經》與《上清素奏丹符靈飛六甲》的復原
許 蔚
- 177 《宋人小說類編》考述
師蒙麗
- 193 宋人編蘇軾年譜佚文鉤沉
楊 焄
- 199 談《蒙川遺稿》十卷、四卷之關係
祝尚書 范金晶
- 206 翁方綱年譜補遺
趙寶靖

論韓愈、蘇軾的“以食爲戲”

趙蕊蕊

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

摘要：“以文爲戲”是韓愈詩文創作的特色之一。考察韓愈作品，發現其戲筆在飲食詩中亦有滲透，初步形成“以食爲戲”的特徵，且此創作傾向對宋代的詩文創作影響頗深。宋詩中的“以食爲戲”以蘇軾詩最爲典型。蘇軾對韓愈之“戲”極爲贊賞，他在標榜、接受韓愈的基礎上，以遊戲自在的創作精神豐富了“戲”的內涵，彰顯了宋詩“戲謔”的特質，拓展了“以文爲戲”的創作空間。

關鍵詞：韓愈；蘇軾；以文爲戲；以食爲戲；以食戲窮

唐宋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繁盛期，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、水陸交通的發達以及各地貿易的互通往來，飲食種類與烹飪技術得以長足發展。此時期游宦知識分子逐漸增多，文人的空間位移及創作的社會背景也在不斷變化，南食給士人帶來新鮮的味覺刺激，他們對飲食的關注大大加強，飲食類題材的詩歌數量也遠超前代。學術界對唐宋時期的飲食書寫已有不少探討^①，

① 如興膳宏《中國詩人與飲食生活》，載中山時子、石毛直道編《食與文學》，東京：飲食交流株式會社，1992年，第43～46頁；莫礪鋒《飲食題材的詩意提升：從陶淵明到蘇軾》，《文學遺產》2010年第2期，第4～15頁；陳素貞《北宋文人的飲食書寫——以詩歌爲例的考察》，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2007年；日本學者丸山茂《唐代文化與詩人之心——以白樂天爲中心》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10年，第199～217頁；張蜀慧《北宋飲食書寫中的南方經驗》，《淡江中文學報》第14期，2006年6月；曹逸梅《南北嗜好知誰賢：中唐至宋代詩歌中的南食書寫與士人心態研究》，《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·詩學卷》，2015年，第28～40頁。

但對“以食爲戲”的現象仍關注不够。本文則以韓愈、蘇軾爲中心，分析他們“以食爲戲”的表現及意義。

一、引言

韓愈“以文爲戲”多被時人非難^①，批評之語主要是針對他的《毛穎傳》《送窮文》《鰐魚文》等篇章所發。韓愈的遊戲之筆在散文、詩歌創作上均有體現，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引《韓子年譜》“公與諸子嘲戲，見於詩者多矣”^②。川合康三氏《遊戲的文學——以韓愈的“戲”爲中心》認爲韓愈的“以文爲戲”不是指特定的文類、具體的作品，而是批評韓愈筆下文學表現上的有意出格^③。這一觀點極爲中肯。

韓愈主張維護儒家道統，其異於正統文學之“戲”在北宋前期仍有微詞。王安石《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平淮西將佐題名》：“退之道此尤俊偉，當鏤玉板東燔柴。欲編詩書播後嗣，筆墨雖巧終類俳。”^④他對韓愈所秉承的儒家之“道”極爲贊許，或許因爲政治地位的原因，他本人雖有“戲作”“戲贈”之作，但對“戲”“俳”的態度並非贊賞。在蘇軾之前，歐陽修曾正面評價韓孟之“戲”。其《歸田錄》卷二云：

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，余嘗贈以《蟠桃詩》，有“韓、孟”之戲，故至此梅贈余云：“猶喜共量天下士，亦勝東野亦勝韓。”……余六人者，歡然相得，群居終日，長篇險韻，衆制交作，筆吏疲於寫錄，僮史奔走往來。間以滑稽嘲謔，形於風刺，更相酬酢，往往烘堂絕倒，自謂一時盛事，前此未之有也。^⑤

① 唐代裴度曾於《寄李翱書》（董誥等編《全唐文》卷五三八，影印本，臺南：經緯書局，1965年，第11冊，第6926頁）非難韓愈“以文爲戲”；張籍《上韓昌黎第二書》（《全唐文》卷六八四，第8882頁）也抨擊韓愈的“駁雜無實之說”；《舊唐書》（劉昫《舊唐書》卷一六〇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，第4204頁）中亦評其“恃才肆意”“又爲《毛穎傳》，譏戲不近人情”。

② 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十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72頁。

③ 川合康三《遊戲的文學——以韓愈的“戲”爲中心》，蔣寅譯，《河南教育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4年第3期，第36~43頁。

④ 王安石著，李壁注，高克勤點校《王荊文公詩箋注》卷九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24頁。

⑤ 歐陽修《歸田錄》卷二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，第32頁。

肯定談諧嘲謔的美學意義及詩學價值。其《讀蟠桃詩寄子美》中的“韓孟於文詞，兩雄力相當。篇章綴談笑，雷電擊幽荒”，一本另有“偶以怪自戲，作詩驚有唐”^①兩句，皆明確表達了對韓孟之戲的贊賞。《六一詩話》中也稱贊韓愈詩“其資談笑，助諧謔，叙人情，狀物態，一寓於詩，而曲盡其妙”^②。這種與正統文學存有悖異的創作風格得以肯定，與宋王朝爲文人士大夫提供的自由寬鬆的政治環境有很大關係。《宋史》及《事實類苑》及大量詩文書簡、筆記詩話中有頗多以飲食來諧謔他人或文學作品的記載。宋代從朝廷到山野，從貴族到平民，戲謔之風隨處可見。

蘇軾對韓愈的“遊戲”尤爲贊賞，其詩中有“退之仙人也，遊戲於斯文。談笑出偉奇，鼓舞南海神”^③句，稱韓愈爲“仙人”，並贊賞他的卓越不凡，以及能“游”於文字、文學的創作精神。關於歐陽修、蘇軾等人逐漸接受韓愈“以文爲戲”的話題，學者已有相關論述^④。事實上，他們在飲食書寫上也效仿此法。考諸文獻，發現韓愈、蘇軾常以戲筆書寫飲食，這種創作方法可稱爲“以食爲戲”^⑤。本文即以此爲考察對象，深入探討此創作傾向的演繹歷程及在唐宋詩學史上的意義。

二、韓愈的“以食爲戲”及在宋代的影響

宋代散文的“以食爲戲”受韓愈《毛穎傳》爲物立傳的影響。宋人將傳記範圍由文房雅具擴展到日常飲食。《蘇軾文集》中的《江瑤柱傳》介紹江瑤柱的祖先、外貌性情、名字來源等，作者將其描述成一名美士，在末尾還效法史傳筆法以“太史公曰”“贊曰”的方式評價其一生。這種滑

① 歐陽修著，洪本健校箋《歐陽修詩文集校箋》卷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59頁。

② 歐陽修《六一詩話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2年，第16頁。

③ 蘇軾《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，奏乞立海神廟于板橋。僕嫌其地湫隘，移書使遷之文登，因古廟而新之，楊竟不從。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，作詩稱道不已。僕不復記其云何也，次韻答之》，載馮應榴輯注《蘇軾詩集合注》卷三六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4冊，第1833~1835頁。下引蘇軾詩歌皆從此書，簡稱《合注》。

④ 周裕鐸《文字禪與宋代詩學》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48~167頁。

⑤ 本文主要考察詩歌內容方面的戲筆，對於詩歌形式上的遊戲文字，或類似《石鼎聯句》那樣的創新求奇之作，不在考察範圍之內。其中“食”包含飲食及飲食之事。部分詩歌是由飲食引發人生感慨之作。

稽筆法在《黃甘陸吉傳》（黃柑）、《葉嘉傳》（茶葉）、《溫陶君傳》（饅頭）等作品中亦有所見^①。儘管這幾篇傳記尚未認定是蘇軾所作，但由於蘇軾善寫飲食，且有極高的文學聲望，時人在創作時難免要假托其名。秦觀《清和先生傳》（酒）、曹勳《荔子傳》（荔枝）等亦是假傳類作品。劉成國認為宋代俳諧文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樣態，即社會批判鋒芒有所減弱，文字遊戲的味道更加強化，呈現了日益雅化的傾向^②。上述的飲食之傳亦能佐證此點。那麼，詩歌中的飲食書寫情況如何？

飲食類題材在唐代備受關注，詩歌創作大致有以下幾種傾向。王維、孟浩然的飲食書寫帶有士大夫的田園雅趣，李白善於描繪盛宴上的珍饈佳肴，杜甫多借飲食描寫社會貧富差距，白居易常通過飲食吟咏日常生活等。韓愈“以文為戲”對其飲食書寫亦有影響，初步形成了“以食為戲”的特徵，且對宋代的詩文創作影響頗深。

韓愈的飲食書寫雖不多見，但不乏戲謔、新穎。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創作題材，《贈劉師服》中的“羨君齒牙牢且潔，大肉硬餅如刀截。我今呀豁落者多，所存十餘皆兀臠。匙抄爛飯穩送之，合口軟嚼如牛呶”^③，以劉師服“牙牢”“刀截”來對比，敘述他落齒之後吃東西的樣態，幽默戲謔更為明顯。詩歌末尾“巨鰐東釣儻可期，與子共飽鯨魚膾”二句，引《莊子》中任公子釣魚之典^④，表達希望能與劉師服共赴東海釣巨魚，吃鯨魚膾的想法。這些惹人發笑的語言，在宋詩中更為常見。蘇軾《復次放魚韻答趙承議陳教授》中的“嘗譏韓子隘且陋，一飽鯨魚何足膾”^⑤，嘲笑韓愈的局促，認為食鯨魚無需細切，可以用更加豪放的方式飽餐。劉克莊《齒落》中的“嚼比牛飼衰畢現，豁如狗竇醜難遮”^⑥，寫

① 孔凡禮點校《蘇軾文集》卷一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第2冊，第425～433頁。蘇軾文集中的這幾篇傳記，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、洪邁《容齋隨筆》認為皆是偽托蘇軾之作，陳善《捫虱新話》認為《葉嘉傳》是陳元規所作。《蘇軾全集校注》的著者也認為作者尚有爭議。

② 劉成國《宋代俳諧文研究》，《文學遺產》2009年第5期，第34～43頁。

③ 韓愈著，錢仲聯集釋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卷八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843頁。

④ 《莊子·外物》載：“任公子為大鉤巨緇，五十犗以為餌，蹲乎會稽，投竿東海，旦旦而釣，期年不得魚。已而大魚食之，牽巨鉤滔沒而下，驚揚而奮鬣，白波若山，海水震蕩，聲侔鬼神，憚赫千里。”（王先謙《莊子集解》卷七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238頁）

⑤ 《合注》卷三四，第4冊，第1694頁。

⑥ 傅璇琮、倪其心等主編《全宋詩》卷三〇五五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58冊，第36450頁。

牙齒脫落後吃東西時的衰態、醜態。陸游《初歸雜咏七首》其二中的“齒豁頭童儘耐嘲，即今爛飯用匙抄”^①，意謂齒脫髮禿後遭人嘲笑，吃飯時也只能用湯匙抄送。這些令人捧腹的詩句在用語、內容方面均受韓愈詩歌的影響。

中唐以後，南食書寫逐漸增多。元和十四年（819）韓愈被貶潮州，其《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》中的“我來禦魑魅，自宜味南烹。調以鹹與酸，芼以椒與橙。腥臊始發越，咀吞面汗駢”^②，描寫的就是他初食南食的情形。蠶、蒲魚、馬甲柱等南食讓他倍感驚異，由“調鹹酸”“芼椒橙”等語可知，他在努力適應當地的飲食習慣。貶謫之地的飲食習慣與中原差異極大，同年之作《答柳柳州食蝦蟆》云：

蝦蟆雖水居，水特變形貌。強號爲蛙蛤，於實無所校。雖然兩股長，其奈脊皴皴。跳踴雖云高，意不離潭淖。鳴聲相呼和，無理祇取鬧。周公所不堪，灑灰垂典教。我棄愁海濱，恒願眠不覺。巨堪朋類多，沸耳作驚爆。端能敗笙磬，仍工亂學校。雖蒙句踐禮，竟不聞報效。大戰元鼎年，孰強孰敗撓。居然當鼎味，豈不辱釣罩。余初不下喉，近亦能稍稍。常懼染蠻夷，失平生好樂。而君復何爲，甘食比麥藁。獵較務同俗，全身斯爲孝。哀哉思慮深，未見許回棹。^③

詩歌開頭描寫蝦蟆的特異形貌，批判蝦蟆毫無理由地鳴叫吵鬧。“我棄愁海濱”句，陳述他被棄“遠惡之濱”“蠻夷之地”的愁苦。清代方世舉注“敗笙磬”“亂學校”二語，謂一爲亂樂音，一爲敗書聲，可以看出韓愈在竭力維護、宣揚儒家道統。韓愈初食蝦蟆時難以忍受，甚至害怕染上蠻夷飲食之習，這也反映出他對蠻夷文化懷有警惕戒備之心。結尾處的“哀哉思慮深”，是在哀嘆柳宗元未能全身而回，同時也是在感慨他被貶不遇的處境。另外，柳宗元《放鷓鴣詞》云：“齊王不忍殺棘牛，簡子亦放邯鄲鳩。二子得意猶念此，況我萬里爲孤囚。”^④此詩作於柳宗元被貶永州（今湖南零陵）之後，這幾句寫他不忍心食鷓鴣之事，引《孟子·梁惠王

① 錢仲聯校注《劍南詩稿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3164頁。

② 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卷一一，第1133頁。

③ 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卷十一，第1138頁。

④ 柳宗元撰，尹占華、韓文奇校注《柳宗元集校注》卷四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，第3070頁。

上》“齊王不忍殺鰕鯨之牛”之典來戲謔，結尾的“破籠展翅當遠去，同類相呼莫相顧”，表達他渴望衝破牢籠，展翅高飛的願望。由上述詩例可知，韓愈、柳宗元在描述南食及異域習俗時常以戲謔的口吻傳達被貶的鬱屈、恐懼及無奈，這些可看作他們“不得其平則鳴”（《送孟東野序》）^①的表現。

承襲韓愈，北宋有諸多描寫初食南食的詩歌。如王禹偁《橄欖》，梅堯臣《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》，歐陽修《初食車螯》《初食鷄頭有感》等。他們在書寫時多效仿韓愈“以食為戲”，如梅堯臣“忿腹若封豕，怒目猶吳蛙”，意謂河豚大腹如同一頭大豬，瞪著雙眼又好像吳地的青蛙。在飲食書寫及戲謔之外，他們還屢屢談及韓柳初食南食之事，如梅堯臣的“子厚居柳州，而甘食蝦蟇。二物雖可憎，性命無舛差”^②，王十朋的“退之憚食蛇，得得釋籠罩。子厚放鷓鴣，仁心亦稍稍。胡為於此蟲，未盡忘嗜樂”^③等。與韓柳不同的是他們開始普遍接受南食，並享受南食帶來的新奇與樂趣。這類詩作既影射了宋代文人的的人生觀，又承載了他們仕宦沉浮的複雜心理。

南食書寫在宋代更為普遍，曹逸梅《南北嗜好知誰賢：中唐至宋代詩歌中的南食書寫與士人心態研究》認為宋人的飲食書寫反映了南方士人身份與地域認同、政治隱喻及審美趣味等，尤其是以江南與嶺南地區為中心的作品，最能反映宋代士人的心態及思想^④。

下一章節，筆者主要以蘇軾貶謫期間的飲食書寫為研究對象，重點探討他在標舉、承傳韓愈戲筆的基礎上如何創新求變，以及蘇詩中“以食為戲”所蘊含的深意。

三、“以食為戲”——蘇軾飲食書寫的意義升華

蘇軾既是美食家又是善戲謔的能手，他的“以食為戲”尤為引人注

① 屈守元、常思春主編《韓愈全集校注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464頁。

② 梅堯臣《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》，載朱東潤編年校注《梅堯臣集編年校注》卷八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17頁。

③ 王十朋《王十朋全集》卷一〇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40頁。

④ 見最初注釋。

目。他與韓愈的仕途經歷類似，都曾多次被貶南方，且兩人在散文創作上也是一脉相承的。不僅如此，蘇軾在飲食書寫上也吸收了韓愈“以文爲戲”的精髓，深化了“以食爲戲”的內涵。

如上一章節所述，宋人爲飲食立傳可以說是繼承了韓愈的“以文爲戲”。將飲食比擬爲人的寫法在蘇詩中亦爲常見，且達到了陌生化、諧謔化的效果。如元祐五年（1090）作于杭州的《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》：“要知冰雪心腸好，不是膏油首面新。戲作小詩君一笑，從來佳茗似佳人。”^①蘇軾把鮮嫩清新的茶比作容貌艷麗的佳人。又紹聖二年（1095）惠州之作《章質夫送酒六壺，書至而酒不達，戲作小詩問之》云：“豈意青州六從事，化爲烏有一先生。”^②《世說新語》稱好酒爲“青州從事”^③，司馬相如《子虛賦》的烏有先生是假托不存在的人物，此詩主要戲謔章稟（字質夫）送蘇軾的好酒化爲泡影。兩詩均言“戲作”，以示其戲謔的創作態度。

上述韓愈《贈劉師服》詩描寫飲食之事的戲謔在蘇詩中亦有表現。如治平元年（1064）所作《溪陂魚》：“攜來雖遠鬣尚動，烹不待熟指先染。坐客相看爲解顏，香粳飽送如填塹。”^④意謂溪陂魚被捕捉送來後，甚至等不及烹好就欲伸指品嚐。元豐二年（1079）所作《次韻關令送魚》的“舉網驚呼得巨魚，饑涎不易忍流酥”^⑤，寫捕得大魚後驚喜萬分，還未烹煮就先流出口水的“饑態”。

最值得注目的是蘇軾貶謫期間的飲食書寫。

首先看被貶黃州時的情況。元豐二年十二月，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爲黃州團練副使。翌年（1080）二月，他在《初到黃州》中云：

自笑平生爲口忙，老來事業轉荒唐。長江繞郭知魚美，好竹連山覺笋香。逐客不妨員外置，詩人例作水曹郎。只慚無補絲毫事，尚費

① 《合注》卷三二，第4冊，第1611～1612頁。

② 《合注》卷三九，第5冊，第2043頁。

③ 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術解》：“桓公有主簿善別酒，有酒輒令先嘗。好者謂‘青州從事’，惡者謂‘平原督郵’。青州有齊郡，平原有鬲縣。‘從事’言到臍，‘督郵’言在鬲上住。”（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707頁）

④ 《合注》卷五，第1冊，第201頁。

⑤ 《合注》卷一八，第2冊，第918頁。

官家壓酒囊。^①

詩歌開頭的“爲口忙”，除謀生糊口之意外，也在暗示因言論獲罪被貶黃州之事。“自笑”“荒唐”是蘇軾對過去仕途生活的自嘲與否定。身處政治低谷的蘇軾初到黃州，看到長江繞郭就聯想到“魚美”，看到漫山竹子就想到“笋香”。“員外置”是定員以外增置之意，梁何遜及唐代張籍均曾爲水部郎。這裏的“不妨”與“例作”傳達了他隨緣而適、超然豁達的人生態度。身居閑職，蘇軾自覺對國家政事毫無裨益，對浪費官家俸祿深感愧疚。類似的自嘲在作於元豐五年（1082）的《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》中亦有體現：

脯青苔，炙青蒲，爛蒸鵝鴨乃瓠壺，煮豆作乳脂爲酥。高燒油燭斟蜜酒，貧家百物初何有。古來百巧出窮人，搜羅假合亂天真。詩書與我爲麴蘖，醞釀老夫成搢紳。質非文是終難久，脫冠還作扶犁叟。^②

此詩開頭主要寫貧苦人家因無美饌佳肴，就搜羅諸物以假亂真：以苔爲脯，以瓠蘆爲鵝鴨，以豆爲乳，以脂爲酥等。緊接着由食物引至自身，將所讀詩書喻爲“麴蘖”，陳述其“搢紳”地位是由詩書醞釀而成，“扶犁叟”才是他的真實身份。蘇軾借食物的“以假亂真”來戲謔他“質非文是”的搢紳身份，自嘲他華而不實的社會地位，可以說在戲笑背後是更爲深沉的悲哀。在謫居黃州期間，他還親自釀製味甘的蜜酒，《蜜酒歌》用通俗語言描寫釀酒過程，之後引出黃州貶謫時期的貧窮狀況。“先生年來窮到骨，問人乞米何曾得。世間萬事真悠悠，蜜蜂大勝監河侯”^③，借《莊子·外物》莊周向監河侯貸粟的典故，說明蜜蜂勤勞釀蜜遠勝監河侯的空頭承諾。

蘇軾在黃州時期的詩歌創作較以前更爲成熟，他常常引俗語入詩，爲詩歌注入新鮮活潑的氣息。如《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，余云“爲甚酥”。潘邠老家造逡巡酒，余飲之，云：“莫作醋，錯著水來否。”後數日，携家

① 《合注》卷二〇，第3冊，第994頁。

② 《合注》卷二一，第3冊，第1086頁。

③ 《合注》卷二一，第3冊，第1085頁。

飲郊外，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》：“已傾潘子錯著水，更覓君家爲甚酥。”^①蘇軾以令人發笑的食物名來調侃友人，引俗語入詩，不僅體現了蘇軾的幽默性格，也彰顯了他“以俗爲雅”的創作傾向。《岐亭五首》其四言：“何從得此酒，冷面妒君赤。”^②意謂他人喝酒臉紅，蘇軾因無錢買酒只能“冷面”（臉色淡而不紅）相妒。蘇軾還以通俗、戲謔之語寫食饌的製作、食用過程，如《猪肉頌》云：“淨洗鐺，少著水，柴頭罨煙焰不起，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時他自美。黃州好猪肉，價賤如泥土。貴者不肯喫，貧者不解煮。早晨起來打兩碗，飽得自家君莫管。”^③因黃州人不懂烹調猪肉的方法，所以猪肉價賤如土。生活貧困的蘇軾自創慢火爛煮之法，將猪肉做成美味佳肴。《元修菜》同樣也是以戲謔筆法描寫品嘗食物的滿足與愉悅。可見蘇軾在貶謫期間也能隨處自娛，發現生活樂趣，對詩歌語言的駕馭也是隨心所欲。

再看貶謫惠州的情況。

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蘇軾被貶惠州（今廣東惠州）任惠州寧遠軍節度副使。除評價韓愈“游戲於斯文”外，在惠州所作的《答參寥子二十一首》其十八云“然此回示詩，超然真游戲三昧也”^④，認爲“超然”才是游戲的真諦，並以此誇贊道潛之詩。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他在任翰林學士時所作的《題文與可墨竹》中也說“斯人定何人，游戲得自在”^⑤，贊賞文與可胸有成竹地游戲于創作。蘇軾的“游戲”可以說是文學、藝術創作上的超然、自在精神。此時期的“以食爲戲”是否也滲透了此創作精神呢？

飲食逐漸成爲蘇軾排解苦悶的一種情感寄托。紹聖二年（1095）之作《二月十九日，攜白酒、鱸魚過詹使君，食槐葉冷淘》云：“醉飽高眠真事業，此生有味在三餘。”^⑥槐葉冷淘是中國傳統的以槐葉汁和麵所製涼食。此詩描寫與友人詹范共享美食之事，最後點明醉酒、飽食、高眠才是人生

① 《合注》卷二二，第3冊，第1144頁。

② 《合注》卷二三，第3冊，第1151頁。施元之注：“俗諺有‘無錢喫酒，妒人面赤’之語。”

③ 《蘇軾文集》卷二〇，第2冊，第597頁。

④ 《蘇軾文集》卷六一，第5冊，第1865頁。

⑤ 《合注》卷二八，第3冊，第1392頁。

⑥ 《合注》卷三九，第5冊，第1990~1991頁。